



地水南音，瑰寶重現

走過油麻地的榕樹頭，涼風颯颯，行人聚集圍觀，一位失明的六十多歲老人，穿起深灰長衣，面容瘦削，精神豐樂，左手打拍板，右手彈琴，間或有人在老伴以椰胡。

「……忙轉軸，快如雲，雙槳齊搖海面奔。海闊今晚風狂嘍，呀大相你坐穩，奴奴共你係細談陳……」

南音《男燒衣》一段，眾人癡醉，但他的身世與曲藝，因為數位有心學者，得到留存，他的名字叫杜煥。

文：何熾
攝：劉玉梅 / 部分圖片取自香港歷史博物館的《飄泊紅塵話香江——失明人杜煥憶往》DVD之片段 / 受訪者提供

1974年，早年已往美國進修的香港學者榮鴻曾（現為美國匹茲堡大學音樂系教授），回香港研究粵劇，偶然機會在歌德學院、中大文物館及聖約翰教堂等多次聽到南音演唱，演唱者同是杜煥。

「見他坐在堂中演出，感覺好像動物園中的動物被人看；杜煥先生雖然唱得落力，但我明白他心裏一定頗悲哀，因為唱的是地道廣東話及本地故事，席上大都是外國人，根本不會明白……」榮鴻曾說。

榮鴻曾研究的是民俗音樂，當時學術界的理論認為，說唱人更易即興改動歌詞，原因是他們不用刻板地跟隨樂譜唱，而說唱的關鍵，就是場合，只要環境適合說唱人，他們就能即興創作更多精彩的內容。



榮鴻曾

杜煥的首張CD，《訴喜情》，在他逝世三十多年後面世。

「一定要有一個場合給他，他唱什麼，觀眾也知他唱什麼，更加不是在錄音室對着空氣演唱。」

終於有知音

七十年代中期的香港，舊式茶樓實少見，榮鴻曾找到了歷史逾半世紀的上環富隆茶樓，仍然保存掛雀籠、大吊扇，桌上放茶盅，地上擺痰盂的傳統，原本巧奪天工的酸枝椅子，椅背還鑲有珍珠母的，已殘缺不堪。上環居民懷舊，五、六十歲以上的茶客要續懷舊日，就會來富隆。「我想，他們也一定聽過南音，我跟茶樓負責人說，讓杜煥在茶樓中演唱給茶客聽，茶樓非常歡迎，只要打賞給夥計時，多一點就可以了。」

榮鴻曾印些小海報，在附近張貼，於是杜煥每星期三，每次在中午一小時多的表演，就此開始。

「……又見江，江楓漁火，漁火照人。唉各物擺齊兼果品，妹呀，你前來鑾領，鑾領我情真。唉，燒頁紙錢將妹你嘅，你嘅靈魂引……」杜煥左手打拍板，右手彈琴，以滄桑的，少有的「煙塵喉」（筆者按：只有吃過鴉片煙的說唱人才會有這種帶點乾澀的聲

線），唱出肝腸寸斷的《男燒衣》，時而感慨，時而低迴，時而回想，時而盼望。

當杜煥在茶樓中表演，茶客上前圍坐，近距離欣賞，也有自願自地品茶，難得免費有好聽音樂伴耳際，也不反對，「有人在杜休息的時候，問他南音的內容，說在電台聽過他的演唱。他看來很開心，因為終於有知音人了。」又燒包叫賣聲，雀鳥的鳴唱聲，還有街外的消防車走過之聲，都隨杜煥的說唱，一一記錄在錄音帶內了，包括《客途秋恨》、《男燒衣》、《何惠羣嘆五更》、《女燒衣——又名老學問來》等十五首歌。

說唱平生

粵劇老伶阮兆輝曾在榕樹頭一帶聽過杜煥唱歌，偷師學藝，後來自己也唱過好幾首，但他不得不承認這種看似旋律變化不大，一組四音節的地方音樂，難度極高，「不要說邊拍板，邊彈琴，邊記故事邊唱，最難的是如何在這看似平板的音節中，唱出味道，令聽者不悶。例如《客途秋恨》有好大部分的內容是詩人所寫，如果你只是唸詩般把故事唱出來，就會好悶，所以好多人會愈唱愈快，因為心虛，但杜煥就是有辦法，加鹽加醋，

再創作，令全個故事聽來像說唱一樣。」

三個月很快過，臨別秋波，榮鴻曾建議杜煥，不如唱自己的生平吧，於是，他即興由自己出生之年，即民國三年，一直唱到拜醫師學藝，在妓寨及煙館甚受歡迎，其後更結識紅顏知己，生下四名子女，未幾抗日戰爭。

「……一帶油麻地廟街但將人 dum，常常皆有在街邊呻吟聲音，但凡係空舖即係殮房命運，每間空舖晚晚都有死人，屍橫遍野，真係情慘甚，見者流淚聞者傷心，我今提起都打冷震……」

杜煥的子女全部夭折，妻子也相繼去世。

泥土味南音

四十年代，香港禁娼，妓院關閉，杜煥生活頓感困逼，流落街頭賣唱，五五年至七〇年港台找他唱南曲，他由此過了十五年優悠的日

子，閒時去茶樓一盞兩件，閒話家常，後來西方流行音樂排山倒海，南音不再興起，電台下令他把《再生緣》在數星期內唱完後就走，他再次流落街頭，卻遇上富翁何耀光（何世柱之父），何欣賞杜煥的歌藝及曲藝，不時邀其返家唱曲，生活才有點基本改善。何耀光待杜煥如上賓，必叫家中大小在客廳聽曲，且邀其同坐兼同桌吃飯，每次打賞，非常厚重，是杜煥年老日子中的重要貴人及知音人。



在富隆茶樓的榮鴻曾與杜煥